



埃及守护神

系列

凯恩与邪神之塔

[美] 雷克·莱尔顿 著 袁异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The Kane Chronicles



埃及守护神

系列

凯恩与邪神之塔

KANE YU XIESHEN ZHI TA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11-041

English title: The Red Pyramid

Text copyright © 2010 by Rick Riord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恩与邪神之塔 / (美) 莱尔顿著; 袁异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

(埃及守护神系列)

书名原文: The Red Pyramid

ISBN 978-7-5448-2265-7

I. ①凯… II. ①莱…②袁…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8082 号

责任编辑: 周锦 张苗苗 装帧设计: 卢强 责任校对: 王静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谢逢蓓 媒介主理: 马婕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j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朝阳印刷厂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数: 40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 000册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埃及名词手册

埃及魔咒

哈—迪	毁灭
哈—维	攻击
哈—瑞	安静
海—内姆	合拢
伊—埃	归来
撒哈德	开启
塔斯	捆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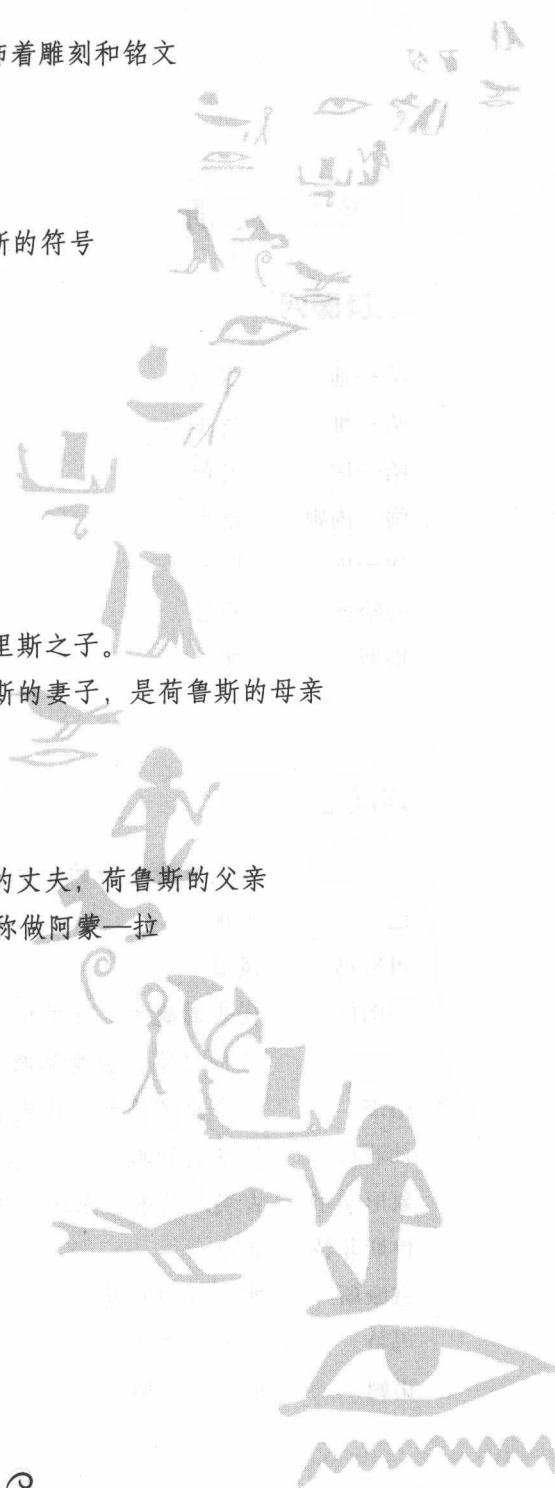
埃及专有名词

安柯	埃及代表生命的十字架
巴	灵魂
贝努鸟	凤凰
卡图什	代表着魔力之绳的椭圆形边框。写在卡图什之内的国王或女王的名字，会受到魔法的保护
德杰	一个象形符号，代表着欧西里斯的恒心、力量和能量
杜亚特	魔法的领域
象形文字	古埃及的书写系统，用符号或图画来表达事物、概念或声音
伊斯菲特	混沌
寇派斯	拥有弯钩刀刃的刀
玛特	宇宙的秩序
诺姆	地区、区域

法老	古埃及的统治者
石棺	石头做成的棺材，通常装饰着雕刻和铭文
撒拉伯	一种温暖的埃及饮料
沙伯替	用粘土制成的魔法人俑
谢什	书记官、作者，或魔法师
泰特	一种魔力结，是代表伊西斯的符号

埃及神祇

阿波菲斯	混沌之神
阿努比斯	葬礼和死亡之神
巴斯特	猫女神
盖布	大地之神
荷鲁斯	战争之神，伊西斯和欧西里斯之子。
伊西斯	魔法女神，是哥哥欧西里斯的妻子，是荷鲁斯的母亲
孔斯	月亮之神
奈芙蒂斯	河流女神
努特	天空女神
欧西里斯	掌管阴间的神，是艾西斯的丈夫，荷鲁斯的父亲
拉	太阳神、秩序之神，也被称做阿蒙—拉
赛克迈特	女狮神
赛克特	蝎子女神
塞特	邪恶之神
谢穆	血液之神、葡萄酒之神
舒	风之神
索贝克	鳄鱼之神
托特	知识之神



目 录



- 第一章 方尖碑下的意外 / 001
- 第二章 圣诞节大爆炸 / 012
- 第三章 与我的猫被关在了一起 / 021
- 第四章 被不那么陌生的人绑架 / 028
- 第五章 与猴子碰面 / 036
- 第六章 与鳄鱼共进早餐 / 045
- 第七章 我弄掉一个小人 / 061
- 第八章 松糕玩起了刀 / 076
- 第九章 被穿裙子的男人追赶 / 084
- 第十章 巴斯特变绿了 / 090
- 第十一章 遇见抛火球的人 / 096
- 第十二章 穿越沙漏 / 104
- 第十三章 直面火鸡杀手 / 108
- 第十四章 一个法国佬差点儿要了我们的命 / 116
- 第十五章 神的生日晚会 / 124
- 第十六章 齐亚如何丢掉了眉毛 / 134
- 第十七章 糟糕的巴黎之旅 / 146
- 第十八章 果蝠陷阱 / 155
- 第十九章 天空中的野餐 / 170
- 第二十章 拜访星光闪耀的女神 / 179
- 第二十一章 小猫阿姨的营救 / 186
- 第二十二章 勒罗伊被锁进了柜子 / 194

- 第二十三章 托特教授的期终考试 / 201
- 第二十四章 我炸掉几只蓝色皮鞋 / 214
- 第二十五章 通向死亡的免费船票 / 225
- 第二十六章 登上“埃及皇后”号 / 231
- 第二十七章 提供免费样品的恶魔 / 242
- 第二十八章 与卫生纸之神的约会 / 249
- 第二十九章 齐亚安排的约会 / 264
- 第三十章 巴斯特的承诺 / 271
- 第三十一章 我传递了一封情书 / 281
- 第三十二章 十字架之地 / 287
- 第三十三章 我们的调味汁生意 / 298
- 第三十四章 小面人儿送了我们一程 / 306
- 第三十五章 问路的男人（末日的其他征兆） / 310
- 第三十六章 阿莫斯被蒸发了 / 315
- 第三十七章 勒罗伊复仇 / 323
- 第三十八章 屋中之屋 / 328
- 第三十九章 齐亚告诉我一个秘密 / 333
- 第四十章 我毁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咒语 / 340
- 第四十一章 现在停止录音 / 353
- 后 记 / 369



第一章 方尖碑下的意外

我们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时间，请你一定要听好了。

倘若你正听到这个故事，说明你已身处险境。或许只有我和萨蒂才是你的唯一机会。

到学校去。找到储物柜。我当然不会告诉你是哪所学校的哪个储物柜，因为如果你真是我们要找的人，你自然就会找到它。记住密码：13/32/33。待你听完我的讲述，你便会明白其中的含义，不过切记：我们马上要向你讲述的这个故事尚未终结，而故事的结局将取决于你。

最重要的一点：当你打开包裹，找到其中所藏之物时，千万不要让它在你手上停留超过一周。当然，对你来说，它会诱惑十足。我是说，它能赋予你近乎无穷的能量，然而如果你拥有的时间过长，它会致你毁灭。尽快掌握它的秘密，并将它传递下去。为下一个人藏好它，正如我和萨蒂此刻为你所做的一样。接下来，准备好让你的生活充满惊奇吧。

行了，萨蒂已经在旁边一个劲儿催我废话少说，让我快点儿开始讲述我们的故事了。好吧，故事是从伦敦开始的，也就是我爸爸将大英博物馆炸上天的那个晚上。

我叫卡特·凯恩，今年十四岁。我的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旅行箱。

你一定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对吗？自打八岁开始，我就跟着爸爸周游世界。

我出生在洛杉矶。爸爸是位考古学家，所以他的工作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要数埃及了，因为这正是他的专长。随便走进哪一家书店，翻出一本有关埃及的书，你很可能就会发现作者就是朱利叶斯·凯恩博士。想知道古埃及人是怎样取出木乃伊的脑子吗？想知道古埃及人怎样建造金字塔，又是如何修建被咒语加身的图坦卡蒙墓吗？问我爸爸算是找对人了。爸爸如此频繁旅行，自然还有别的原因，可那时候我对他的秘密竟然一无所知。

我从不用去学校，都是爸爸自己在家教我，如果像我这样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也能算得上“在家上学”的话。他教我的全是些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学到了诸多关于埃及的知识，对棒球联赛统计数据如数家珍，也同样熟悉我爸爸最喜爱的音乐家。我称得上是博览群书——涉猎过几乎所有我能接触到的书籍，从爸爸的历史典籍到奇幻小说——因为我有大把时间待在酒店、机场或者是国外的考古发掘现场，在这些地方我通常难得遇到一个认识的人。爸爸总是叫我放下手里的书，去玩会儿球什么的。你能想象在埃及阿斯旺随便找几个人，来一场篮球赛吗？那可不大容易。

无论如何，打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训练我把所有行李装进一个能放进飞机头顶行李舱的旅行箱。爸爸自己也是如此，只不过他还多了一个装满考古工具的背包。头号规矩：我不得窥探他工具包里的秘密。直到爆炸发生的那天，这条规矩还从未被打破过。

事情发生在圣诞前夜，当时我们俩在伦敦，恰逢我妹妹萨蒂的探望日。

要知道，每年只有两天，爸爸才被允许探望萨蒂——冬季一天，夏季一天，因为外公和外婆都恨他。自打妈妈过世之后，她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们的外公外婆）在法庭上和爸爸互不相让。在先后经历了六个律师，两次拳脚相加，还有一回几乎闹出人命的铲刀攻击事件（别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之后，他们终于赢得了将萨蒂留在英格兰的权利。当时萨蒂只有六岁，比我小两岁，可他们没有能力将我们俩都留在身边——至少这是他们不要我的借口。就这样，萨蒂在英国学校里长大，而我却跟随爸爸一起游走四方。我们一年只见萨蒂两面，对我来说这倒无所谓。

[闭嘴，萨蒂。好啦，我就要讲到那个地方了]。

于是，在经过了两班航班延误之后，我和爸爸终于抵达了希思罗机场。这是

一个阴冷的午后，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前往市区的出租车上，爸爸显得格外紧张。

爸爸是个大高个儿，你都想不到有什么事情会令他紧张。他深棕色皮肤，和我的一样，棕色眼睛里透着犀利的目光，光头，山羊胡子，总之他的模样活像个健硕的邪恶科学家。那天下午，他穿上了羊绒大衣，还有他最好的一身棕色西服，通常只有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他才会穿成这样。平日里，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十足的自信，无论走到哪儿都占据着主动，然而有时候——比方那天下午——我见到的却是他的另一面，令我无法真正理解的一面。他不住回头张望，仿佛我们被什么人盯了梢似的。

“爸爸，”车子驶下A—40号公路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什么事儿了？”

“没有他们的踪影，”他咕哝了一句，可他一定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太大，因为他神色慌张地看了我一眼，“没事儿，卡特。一切正常。”

这样的回答反倒让我更加不放心了，因为爸爸从来就不擅长说谎。从一开始我就感觉他一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不过我心里也很清楚，无论我怎么死缠烂打，都无法从他嘴里掏出半点儿实话。也许他不过是想保护我，虽然我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有时我忍不住猜测，他过去是不是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说不定是某个宿敌在跟踪他；然而这个想法近乎荒唐，毕竟爸爸不过是个考古学家。

烦扰我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儿：爸爸紧紧抓住工具包不放。每当他这个样子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有危险了。比方上次在开罗，几个持枪歹徒闯进了我们的酒店。我听到从酒店大堂传来几声枪响，于是慌忙跑下楼去找爸爸。等我跑到大堂时，他正冷静地拉上工具包的拉链。三个失去知觉的歹徒被倒挂在大吊灯上，长袍倒垂下来罩在头顶，连内裤都露了出来。爸爸对警方坚称他什么也没看见，最后警方只好把事件归因于不可思议的吊灯故障。

还有一次，我们碰巧赶上在巴黎发生的骚乱。爸爸连忙找到路边一辆离我们最近的汽车，把我塞进后座，并告诉我趴下。我把自己紧紧贴在地板上，紧闭双眼。我听到爸爸坐在驾驶座上，在工具包里摸索，嘴里嘟嘟囔囔。车外的暴徒叫嚣着将车外所有的东西砸得七零八落。几分钟过后，他告诉我警报解除，可以起来了。这时候我发现，这个街区所有的汽车都被掀翻烧毁，只有我们的车子刚刚

被清洗抛光，挡风玻璃的雨刷底下还压了几张二十欧元的钞票。

总之，我对爸爸的工具包崇敬备至。它成了我们幸运的护身符。然而，当爸爸把它紧紧放在身边的时候，说明我们又需要好运的眷顾了。

车子穿过市中心向东行驶，朝外公外婆的公寓驶去。我们驶过白金汉宫的金色大门，驶过特拉法尔加广场上高大的石柱。伦敦是个很酷的地方，可要是你长时间在外旅行，所有的城市便开始混淆在了一起。有时我碰到的一些孩子会说：

“哇，你真幸运，能周游这么多地方。”拜托，我们可不是在观光，也不是大把花钱的那种奢侈旅游。我们去过多令人不快的地方，而且在任何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短短数天。大多数时候，我感觉更像是在逃难，而不是游历。

我是说，你肯定不会认为我爸爸的工作有什么危险之处。他给人演讲的题目都是“埃及魔法真能置人于死地吗？”或者是“埃及阴间常用的刑罚”之类，大多数人对此提不起什么兴趣。然而正如我所说过的，他还有另外一面。他总是行事谨慎，必须仔细检查之后才让我踏进酒店房门。有时他会飞快地冲进一个博物馆观看几件艺术品，记录些什么，又匆匆出门来，似乎生怕被监控录像拍到。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临时跟爸爸狂奔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去赶一班飞机。直到飞机离地的那一刻，他才松了一口气。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我们干吗非得这么赶，他看我的神情就仿佛我刚刚拉开了一枚手榴弹的拉环。那一刻，我反倒有些害怕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他对我说：“卡特，没事儿。”似乎“没事儿”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打那以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别再问东问西了。

我的外祖父母——福斯特夫妇，住在金丝雀码头的一幢房子里，位于泰晤士河岸边。出租车靠路边停下，爸爸吩咐出租车司机稍等片刻。

刚走到人行道上，爸爸忽然停下了脚步。他回头向我们身后望去。

“怎么了？”我问。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身穿雨衣的男人。他在街对面，斜倚在一棵枯树上。他身材粗壮，肤色深得像是炭烤的咖啡。外套和黑色细条纹西装显得很昂贵。长发梳着小辫，头顶上一顶软呢帽拉得低低的，直压在圆框黑色眼镜上。他的模样让我想起了爵士乐手，跟从前爸爸非拽我去听的音乐会上见过的一样。虽然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但我感觉得到他注视我们的目光。也许这是爸爸的某位老朋友或是

同事吧。无论我们走到哪儿，爸爸总能碰见他的熟人。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那人守候在外公外婆的房子外面，面带愠色。

“卡特，”爸爸说，“你先去。”

“可是——”

“去接你妹妹，我们待会儿在车上见。”

他穿过街道，向身穿雨衣的那人走去。这时我有两个选择：跟爸爸去看个究竟，或是乖乖照他的话去做。

我决定做个相对安全的选择——去接妹妹。

还没等我敲门，萨蒂就把门拉开了。

“一如既往，你们又迟到了。”她说。

她怀里抱着她的小猫——“松糕”，那是六年前爸爸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松糕似乎一点儿没变，既没变老，也没长大。黄黑色的外皮毛茸茸的，仿佛一头小豹子。机警的黄色眼睛，尖尖的耳朵竖在脑袋上显得有些太高。项圈上吊着的一个银色埃及链坠摇来晃去。它的模样一点也不像松糕，不过给它取名字的时候萨蒂岁数还小，所以对这一点就不必那么较真了。

从去年夏天到现在，萨蒂也没怎么变。

[我录下这些话的时候，她就在我旁边，虎视眈眈地瞪着我，所以描述她的措辞我还是小心一点儿为妙。]

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她会是我妹妹。首先，她在英国生活了太长时间，连说话都带点儿英国腔。其次，她长得像妈妈。妈妈肤色很白，所以萨蒂也比我白净许多。她有一头焦糖色的头发，既不是纯粹的金色也不是棕色，常常挑染着一缕缕鲜艳的色彩。记得那一天，她左边头发染了几缕红色。她蓝色的眼睛，我是说纯正的蓝色，跟我妈妈的一模一样。她只有十二岁，可个头却已跟我一边儿高了，这令我颇为恼火。和往常一样，她嘴里嚼着口香糖，身穿磨旧的牛仔裤，皮夹克，战斗靴，仿佛正要去观看一场演唱会，还打算在什么人身上狠狠踩上几脚似的。她脖子上挂着耳机，以防万一被我们啰唆烦了好堵住耳朵。

[好吧，她没有对我大打出手，所以我猜刚才的描述算是被她认可了。]

“航班延误了。”我告诉她。

她嘴里吐出一个泡泡，用手挠了挠松糕的脑袋，把猫往屋子里一扔。“外公

外婆，我出去了！”

屋子里的什么地方，外婆喊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有点儿像是“千万别让他们进屋！”之类的话。

萨蒂关上门，打量我的目光仿佛我是她的小猫刚刚拖进屋的一只死老鼠。

“你又来了。”

“是啊。”

“好吧，”她叹了口气，“我们走吧。”

她总是这个样子。从来听不到她说“嗨，过去的六个月过得怎么样？真高兴见到你！”之类的话。不过我倒是无所谓。一年只见两次面，我们之间感觉就像是远房表亲，而不是亲兄妹。除了共同的父母之外，我和她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共同点。

我俩磨磨蹭蹭地走下台阶，我正琢磨着她身上如何会混合着老年人房子的味道加上泡泡糖气味的时候，她突然停下了脚步，我猝不及防地撞上了她。

“那个人是谁？”她问。

我差点儿忘了还有个穿雨衣的家伙呢。此时他和我爸爸正站在街对面的大树旁，似乎在激烈争论着什么。爸爸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不过从他激烈的手势来看好像是被惹恼了的样子。那人皱着眉，不住地摇头。

“我不知道，”我说，“停车的时候他就在那儿。”

“看样子有点儿面熟，”萨蒂皱着眉，仿佛在努力回忆，“过去瞧瞧。”

“可是爸爸让我们到出租车里等他。”虽然我知道这话毫无用处，可我还是得告诉她。不过，萨蒂已经大步走开了。

萨蒂并没有径直穿过街道，而是猫腰借着一辆辆汽车的掩护，沿人行道跑过半个街区，然后才过了街。她蹲在一面低矮的石墙后面，悄悄向爸爸挪去。我别无选择，只好跟了上去，虽然这让我觉得自己傻透了。

“在英国待了六年，”我嘟囔，“她就觉得自己是007了。”

萨蒂头也不回地拍了我一巴掌，继续蹑手蹑脚地向前挪去。

只要再走两步，我们就到枯树后面了。只听爸爸的声音从树的另一边传来，他说：“——必须得这么做，阿莫斯。你知道这是对的。”

“不行！”那男人说。他一定就是爸爸所说的阿莫斯了，他的声音低沉而冷

静，坚定异常，美国口音，“就算我不阻止你，朱利叶斯，他们也会。波安柯已经盯上了你。”

萨蒂回过头，用口型问道：“波什么？”

我摇摇头，和她同样的云里雾里。“快离开这儿吧。”我低声说，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惹出很大的麻烦。当然了，她从来都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打算，”爸爸说，“等他们搞明白——”

“那孩子们怎么办？”阿莫斯问，听得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们怎么办？”

“我已经安排了人保护她们，”爸爸说，“而且，如果我不这样去做，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现在请你让开。”

“我不能让你去，朱利叶斯。”

“这么说你是想跟我决斗喽？”爸爸的口气异常严厉，“你从来都不是我的对手，阿莫斯。”

自从铲刀事件之后，我还没见爸爸动过粗，而且我也不希望再看到那一幕重演。两个人之间的争斗似乎一触即发。

还没等我做出任何举动，萨蒂已经从树后跳了出去，大喊一声：“爸爸！”

萨蒂扑上前一把抱住了爸爸，让他吃了一惊，但那个叫做阿莫斯的男人却更吃惊。他连连向后退去，差点儿被自己的雨衣绊倒。

他摘下眼镜。我不由得想，萨蒂说得果然没错，这人的确有些面熟——在记忆的深处似曾相识。

“我，我得走了。”他说完整了整呢帽，大步走了。

爸爸一直目送他远去。他伸出一只胳膊护住萨蒂，另一只手探进斜挎在肩头的工具包里。直到阿莫斯消失在街角，爸爸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把手从袋子里抽出来，冲萨蒂笑了：“你好，亲爱的。”

萨蒂从他怀里挣脱出来，双手在胸前交叉。“哦，现在就是亲爱的了？你们迟到了。探望日都快过完了！刚才是怎么回事？阿莫斯是谁，波安柯又是什么？”

爸爸板起面孔。他盯住我，似乎想搞清楚我们究竟偷听到了多少。

“没什么，”他做出高兴的样子，“我今晚有个绝妙的安排，谁愿意到大英博物馆来一次专属参观？”

出租车后座上，萨蒂一屁股坐在我和爸爸中间。

“简直不敢相信，”她抱怨道，“本来就只有一个晚上的团聚，你却还在想着搞研究。”

爸爸使劲挤出些笑意：“亲爱的，这会很有意思。埃及馆的馆长私人邀请我——”

“是啊，多大的惊喜啊，”萨蒂把一缕红头发拢到一边，“圣诞前夜，我却要去参观老得长毛的埃及古董，难道你脑子里就不会想点儿别的？”

爸爸并没有生气，他从不对萨蒂生气。他望向车窗外阴暗的天空，凝视着淅淅沥沥的雨滴。

“是的，”他平静地说，“我会。”

每当爸爸沉默不语，目光游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准是在想妈妈了。近来的几个月里，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时我走进酒店房间，发现他把手机握在手中，望着屏幕上妈妈灿烂的笑容发呆——她的头发包在头巾里，蓝眼睛在沙漠的映衬下明亮耀人。

有时在考古发掘现场，我发现爸爸独自远眺地平线。我知道那是他在回忆他们初见时的情景——两位年轻的科学家，在国王谷共同发掘一处埋没在山谷中的墓葬。爸爸是古埃及学家，妈妈则是致力于寻找古代DNA的人类学家。他们的故事，我已听他讲过了不知多少次。

出租车沿泰晤士河岸前行。刚过滑铁卢大桥，爸爸又变得神色紧张起来。

“司机，”他说，“请靠边停一下车。”

车子在维多利亚堤岸停下了。

“爸爸，怎么了？”我问。

他完全没有理会我的提问，径直跳下了车子。我和萨蒂随他走上人行道，爸爸抬头仰望克里奥佩特拉之针。

如果有机会亲身游历，你会发现那并非一根针，而是一座高耸的方尖碑。此外，它跟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搭不上任何关系。我猜是因为英国人将它搬到伦敦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吧。方尖碑约有七十英尺高，要放在

古代埃及，可称得上是顶天立地，然而被包围在泰晤士河岸林立的高楼之间，它却显得微不足道与悲哀。开车从它身旁经过，你或许想象不到，刚与自己擦身而过的它竟比伦敦的历史还要古老上千年。

“天哪，”萨蒂沮丧地绕了个圈，“难道我们每经过一座纪念碑都得停下来不可吗？”

爸爸凝视着方尖碑的尖顶。“我必须再看它一眼，”他喃喃道，“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地方……”

一阵刺骨的寒风从河面上吹来。我真想立刻躲回到出租车上，可是爸爸让我有些担心。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六神无主。

“怎么了，爸爸？”我问，“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地方。”

萨蒂停下了脚步。她迟疑地冲我皱了皱眉，又看看爸爸：“等等，你是在说妈妈吗？”

爸爸将萨蒂的头发拂到耳后，太过吃惊的她并没有挣脱出来。

雨水似乎将我冻僵了。妈妈的死一直是个避讳的话题。我知道她死于伦敦的一场事故之中，我也知道外公外婆一直将此归咎于爸爸，可是，从来没人向我们讲述其中的原委。我早就不再问爸爸，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会让他伤心至极，而另外也是因为他坚决不向我透露一个字。他总告诉我，“等你长大再说”，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失望的回答。

“你是说，她的死就发生在这里，”我说，“在克里奥佩特拉之针？到底发生了什么？”

爸爸垂下头。

“爸爸！”萨蒂不满地嚷嚷，“我每天都从这儿路过。你是在说，这么长时间，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你的猫还在吗？”爸爸问她。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不着边际。

“我的猫当然还在！”她说，“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你的护身符呢？”

萨蒂伸手摸了摸脖子。我们俩小的时候，在萨蒂去外公外婆家之前，爸爸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埃及护身符。我的是荷鲁斯之眼（荷鲁斯，埃及法老的守护神，

其形象是一位隼身人头的的神——译者注），这在古埃及是很流行的护身符。



事实上，爸爸曾说过，现代药剂师的符号便是荷鲁斯之眼的简化版，因为药物的目的也是保护我们。无论何时，我都把护身符带在身边，不过我想萨蒂也许早就把她的弄丢了，或是随手扔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点点头：“当然还在，爸爸。不要转换话题，外公外婆总唠叨说妈妈的死是你造成的。这不是真的，对吗？”

我们对答案翘首以待。这一次，我和萨蒂总算在期待同一样东西——事实真相。

“你们的妈妈去世的那天晚上，”爸爸开口道，“就在这方尖碑下——”

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照亮了堤岸。我扭过头，眼前一花。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两个身影：一个高个子，面色苍白的男人，分岔的胡须，身穿奶油色长袍，一个黄铜色皮肤的女孩，深蓝色长袍，头戴头巾——这样的装扮我在埃及见惯不惊。他们并非站在一处，就在离我们不到二十英尺远的地方，打量着我们。接着，那道光渐渐消散了，两个身影化做了模糊的影子。当我的双眼重新适应黑暗的时候，他们已消失不见了。

“嗯……”萨蒂的口气显得有些紧张，“你们刚才看到了吗？”

“快上车，”爸爸说着把我们向路边推去，“我们没有时间了。”

从这一刻，爸爸又开始守口如瓶了。

“不适合在这里讲这些。”他说着又向我们身后望了望。他告诉出租车司机，如果在五分钟之内把我们送到大英博物馆，就多给他十英镑的车钱。出租车司机立马使出了浑身解数。

“爸爸，”我试探地问道，“在河边的那些人——”

“还有另外那个家伙，阿莫斯，”萨蒂说，“他们是埃及警察还是什么？”

“你们俩都听好了，”爸爸说，“今天晚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知道这很难，不过你们必须耐心。等我们到了博物馆，我会向你们解释一切，我保证。我